

作为一种理论建构的世界文学^①

王 宁



【摘要】在当今的世界文学讨论中,学者们一般在赞同世界文学应该涉及全世界各主要民族和国别文学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世界文学是全世界各国或各民族文学的总和,还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或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着较大影响的优秀文学作品?因此,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必然需要一定的标准,这就涉及文学翻译及经典的建构和重构问题。围绕这一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不仅涵盖了世界文学的内容、范围和边界等问题,更关乎基于何种视角来界定世界文学这一议题。基于国际同行的先行研究,该文认为,世界文学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一种理论建构。此外,当代高科技的介入也使得世界文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相较于其他传统学科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因此,研究世界文学不能沿用传统的方法,而应该寻求创新。对于中国学者,参加世界文学议题的讨论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跻身世界文学之林,进而在其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理论建构;中国视角

在当今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围绕世界文学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了20多年,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世界文学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日渐成熟。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世界文学提出了不同的定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旧固守早先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世界文学作为一个议题在当下被再次提出,至少反映了对以往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不满和超越。学者们在普遍赞同世界文学应该涉及全世界各个主要民族和国别的文学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世界文学是全世界各国或各民族文学的总和,还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或在全世界有着较大

^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艺术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3ZD03)的阶段性成果。

影响的优秀文学作品?这自然涉及文学翻译及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因此,围绕这一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就不仅仅涵盖世界文学的内容、范围和边界等问题,更关乎基于何种视角来界定世界文学这一议题。此外,当代高科技的介入也使得世界文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相较于其他传统学科取得了显著的突破。本文作者在国际同行现有定义之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中国视角的世界文学观,以期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与探讨。

1. 作为一种理论建构的世界文学

毋庸置疑,在构建中国当代自主的人文学术理论话语并取得国际性影响方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门最具国际性特征的学科始终走在前列。这一现象不仅在中国如此,在西方学界同样得到了体现。以下仅列举两个可供查证的数据。第一,在中国的人文学科各分支学科的学者中,当选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外籍院士者主要集中在文学研究领域,而这些文学研究者基本上是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者。^①第二,在斯坦福大学与爱思唯尔联合发布的“2023 年度全球前 2% 顶尖科学家榜单”中,语言文学研究者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 5 位中国或华裔学者跻身全球 2% 顶尖科学家的行列,个别学者甚至在排名方面超越了欧美同行。^②实际上,早在 21 世纪初,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不少人文学科的分支领域都呈萎缩状态,时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苏源熙(Haun Saussy, 2006)却坚定地认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赢得了战斗,它从未在美国学界得到更好的认可。确实,按照苏源溪的看法,比较文学在与各种文化理论思潮的博弈中幸存了下来,并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更长足的发展。在他看来,持续介入无谓的学派之争实在是无济于事,因为争论已经结束,过去不太具有合法性的比较文学如今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我们的学科扮演的是为乐团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我们的结论已经成为其他人的假设。应该承认,苏源溪说这话时确实对自己所跻身的学科有着充分的自信。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任会长和几家国际人文学术英文期刊的编委,笔者和苏源溪有着大致相似的专业背景:他作为一位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中国文学方面造

① 在中国当代人文学者中,当选为西方发达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者主要来自文学研究领域,包括王宁、何成洲、聂珍钊、方维规、蒋洪新、尚必武、陈众议等。这些学者大都是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者,或从国别文学切入涉猎这两个领域的学者。

② 在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爱思唯尔国际传媒集团联合发布的“2023 年度全球前 2% 顶尖科学家榜单”中,中国及华裔学者聂珍钊、王宁、杨玲、尚必武以及张隆溪均名列其中。在入选的全球 352 名文学研究者中,笔者名列第 57。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几位入选者都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英文著述,并得到英语文学研究界的关注和引证,而更多的仅活跃于中国语境中并仅用中文发表著述的中国学者则未能进入这一榜单。

诣很深,并介入一些当代理论讨论;笔者作为一位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很早就涉猎英美文学,尤其在现当代西方文学和文论方面著述颇丰。尽管我们的出发点不同,但最终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一领域相遇。此外,另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从各自的国别文学角度切入世界文学,并介入了一些国际性的理论讨论,尤其是关于世界文学议题的讨论。他所切入的国别文学主要是中国文学,兼涉及西方文学,即从西方学者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学;而笔者所切入的国别文学则是英美文学,兼及中国文学,即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考察研究西方文学。当前人们讨论得十分热烈的“世界文学”这个议题实际上也是一种理论建构,而不仅仅是关于世界文学应该包含多少国家的多少文学作品。尤其是,笔者最近读了张隆溪(2024)的文章《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后,这一想法愈发得到了证实。

世界文学之所以在当下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又一个热门话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理论家从理论的角度不断地进行再建构从而使其得以推进,包括笔者本人在内的一些中国学者也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其中。这些理论家不仅对长期以来占据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做出了有力的批判,而且在质疑西方学者世界文学观的同时提出了基于全球视角和立场的不同观点,从而与那些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形成一种直接对话。应该承认,自21世纪初以来,笔者介入世界文学讨论,无疑是受到下列几位学者著述的启迪和影响。

首先是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Douwe W. Fokkema)的世界文学研究。佛克马除了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外,还有较之于其他欧美学者的另两个方面的优势:他早年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精通汉语,并在这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另外,他也是一位文学理论家,尤其关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和理论思潮,并将对这两种文学思潮的研究扩展到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领域,并在这两个领域都有著述。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当今介入世界文学议题讨论的学者却很少引证他的著述。^① 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主要讨论世界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的专题研究文集《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问题》(*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是在印度一家不知名的出版社出版(Fokkema, 1987)的,并未进入英语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但笔者通过反复阅读这本文集发现,作为一部专题研究文集,该书主要讨论了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的一些理论问题,如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重构、文学史的写作、文学分期的代码等。收入本书的一些论文不可避免地涉及世界文学议题,作者认为这一议题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均有重要意义。佛克马的理论前瞻性已经在如今的比较文学界对全球化和世界文学的关注中得到了印证。尤其值得称道的

^① 在撰写本文时,我查阅了几位欧美学者关于世界文学的著述,以及佛克马曾经的同事西奥·德汉(Theo D'haen)的著述,未发现他们对佛克马这位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先驱者的引证。这实在令人遗憾。

是,作者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与当前的世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此外,该书还将世界文学与文学经典的重构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可以说,该书是一部在世界文学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再度兴起之前的具有学术前瞻性的著作。

佛克马的这一思想贯穿于他后来的世界文学研究中,特别体现在他应笔者之邀为劳特里奇的《全球化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撰写的“世界文学”词条中。他不仅尖锐地批评了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世界文学观,还揭示了欧美学者对世界文学版图的不公正布局,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布局的缺陷:

雷蒙德·格诺(Raymond Queneau)的《文学史》(*Histoire des littératures*) (3卷本,1955—1958)一卷专门讨论法国文学,一卷讨论西方文学,一卷讨论古代文学、东方文学和口述文学。中国文学占了130页,印度文学占140页,而法语文学所占的篇幅则是其十二倍之多。汉斯·麦耶(Hans Mayer)在他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 (1989)一书中,则对所有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学全然忽略不谈(Fokkema,2007)。

可以说,笔者近几年所强调的从中国视角切入世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受佛克马的启迪。

其次,英年早逝的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也对世界文学做了全新论述,尤其是在她的代表性著作《文学的世界共和国》(*Re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中。这是法语世界研究世界文学的一部奠基性经典著作,2004年被译成英文出版后,在英语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广为人们所引证,为推进英语世界的世界文学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该书开篇就讨论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理论,并以费南德·布罗代尔的《文明与资本主义》一书为出发点,高屋建瓴地描述了整个世界状况。作者将“世界文学空间当作一个历史和地理概念”来考察。她认为,这一广大的世界文学空间一直被两个人们所认可的习俗遮盖:第一是将文学的书写当作纯粹的创作活动;第二是在民族/国别文学的框架内来看待文学。她论证道,事实上,文学并非也不可能仅局限于在本民族文学的领地中发挥作用,也不纯然是一种创作活动。作者提出的世界文学空间理论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一大批作家已经暗示了这一真实情形,我们完全可以将文学领域本身当作一个关涉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但我们却习惯于忽视这一点。可以说,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空间理论也影响了其他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

也许在当今的世界文学研究领域,最早挑起关于世界文学讨论的,当属美国意大利裔学者弗朗哥·莫瑞提(Moretta,2000:54—68)。他不仅以其论文《世界文学的构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奠定了自己作为当代世界文学研究主

要学者的地位,而且还把世界文学建构为一个超越文学的(问)题。他认为,在当今时代,“世界文学不能只是文学,它应该更大……它应该有所不同”,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文学的提及相契合。他认为,不同人的思维方式各异,因此他们在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方面也体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在他看来,世界文学的范畴也应该有所不同。他进一步指出,“世界文学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问题,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仅通过阅读更多的文本来发现一种方法。那不是理论形成的方式。理论需要一个跨越,一种假设——通过假想来开始。”(Moretti, 2000: 55)他的这篇论文发表后引起了理论界的强烈反响。在他的推动下,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中,世界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概念,不断地引发比较文学学者以及专事民族/国别文学研究的学者们的讨论。尤其值得在此一提的是,莫瑞提在研究世界文学的方法论方面的卓越贡献,也是对我启迪最深的一点。他认为,一个人无论多么具有语言天才,或者多么博学,都不可能学遍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更不可能读完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他所能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仅占真正的世界文学作品的不到1%,而那99%以上的作品则被全然忽视了。因此,研究世界文学不能依赖传统的细读方法,而应该运用大数据的方法进行“远读”。关于莫瑞提在世界文学方法论方面的创新以及他所创立的“远读”范式,我已在其他场合做过较为详细的讨论,此处不再赘言。(王宁, 2022)

今天关于世界文学议题的讨论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进行得如火如荼,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美国学者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的著述和推进。他的代表性著作《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已被公认为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奠基之作,有着最广泛的影响。这部著作将世界文学界定为一种文学生产、出版和流通的方式,而不仅仅是用于价值评估的术语。戴姆拉什在书中将世界文学分为经典(主要指历史上的文学名著)和杰作(当代优秀作品),认为这两类作品都应该被视为世界文学。在讨论世界文学是如何通过生产、翻译和流通而形成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专注世界、文本和读者的三重定义:(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的作品;(3)世界文学并非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是一种超然地去接触我们的时空之外不同世界的模式。(Damrosch, 2003)在这部著作中,他详尽地探讨了非西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他在讨论中有时直接引用原文,而在多数情况下则通过译文来讨论。这无疑标志着西方主流的比较文学学者在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基于上述学者的著述和观点,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文学就是一种理论建构。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者,我们所进行的建构必须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将中国文学视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致力于推进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国际化。

2. 世界文学建构的中国视角再识

如前所述,关于世界文学议题,笔者已在国际英文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力图从中国的视角出发阐述中国学者的世界文学观,并提出笔者本人对世界文学评价和遴选的标准。我们中国学者研究世界文学要有自己的独特视角,不能仅仅满足于向国内学界介绍西方学者的著述和观点,而是要从中国的立场和视角对“西方中心主义”式的世界文学观进行修正甚至重构。因此,既然英语早已成为全球化时代学术交流的通用语言,笔者便坚持同时用汉语和英语进行著述,这样就可以排除翻译的滞后和悖逆因素,从而与西方乃至国际学界主流学者进行直接的对话。关于世界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笔者在国内期刊和报纸上也发表过一些论文(王宁,2023;2024),但依然不够,我们不应忽视西方学者已取得的成果。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在他们未触及的领域继续探讨,或者对他们的观点提出疑问和批评。最后,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出自己的话题,引领西方学者和我们一起讨论,哪怕让他们质疑或者批评我们的观点,也至少说明我们的观点已经引起了西方乃至国际学界的重视。基于这一初衷,笔者便从戴姆拉什的世界文学定义出发,结合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理论批评经验,对其进行修正并做进一步阐述,提出了新的定义:(1)世界文学是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的经典汇总;(2)世界文学是我们的文学研究、评价和批评所依据的全球性和跨文化视角和比较视野;(3)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文学创作、流通、翻译及批判性选择所形成的一种文学历史演化。笔者对戴姆拉什关于世界文学定义的修正和补充具体体现在这两点:首先,修正了他对经典的解构,重申了选取世界文学的门槛和标准;其次,在赞同他对翻译重视的同时,补上了“批判性选择”这一因素。因为尽管有些红极一时的畅销书会被翻译成众多语言,但翻译之后不一定能成为经典,这就需要批评界的介入。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不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如福克纳、贝娄、莱辛以及中国的莫言,不仅受益于翻译,更得益于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的大力推介和讨论。同样,在当前我们推行的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出去”战略中,由于缺乏目标语(国)理论批评界的评价和讨论,许多翻译出去的作品并没有真正“走进去”,更遑论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就说明,批判性讨论对一个作家及其作品能否成为世界文学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笔者和笔者的中国同行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引进西方的理论概念并在中文语境中进行批判性讨论,而是积极主动地与国际主流的理论家和学者进行直接的对话和讨论,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① (Wang, 2011a) 针对戴姆拉什等西方

^① 这方面可参阅我和戴姆拉什的对话——“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David Damrosch in Conversation with Wang Ning”。

学者对世界文学之经典含义的解构,在笔者看来,世界文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语境中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因此,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也就应当有不同的标准,一方面,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堪称世界文学应有一个相对一致的标准;但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到各国/民族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兼顾世界文学在地理上的分布,因而这种标准对于不同的国别/民族文学又有其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发展史就永远摆脱不了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由此出发,评价世界文学应遵循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标准:(1)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2)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本语言的界限;(3)它是否收入了研究者编选的世界文学选集;(4)它是否进入了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5)它是否在另一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Wang, 2011b)笔者还进一步论证道,只有从上述5个方面来综合考察,我们才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笔者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国际学界的瞩目,被看作是国际学界世界文学研究的一家之言,在由英美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的《翻译和方法论指南》(*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Methodology*, 2022)中,两位编者在全世界众多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者中单单邀请笔者这位中国学者撰写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一章(Wang, 2022),这至少说明,西方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学者尽管有自己的独特立场和观点,但并未忽视西方学者的已有成果。

当然,由于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形式,对其评价难免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的干预。一些在国内声名赫赫的一流人文学者,虽然在国际汉学界受到相对重视,但在国际主流学界却鲜有人知。总之,在当今的国际学界,西方中心主义依然根深蒂固,即便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中也难以避免。然而,经过几代中国学者的努力,国际学界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已经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声音。这里仅列举几个例子:在过去的10年内,中国学者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及其批判引起了西方多国理论家的重视和讨论;曹顺庆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理论”也开始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聂珍钊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主流学者的关注;笔者本人提出的“世界诗学”理论建构,更是受到欧美主流学界的重视,并在权威期刊上以几乎一整期的篇幅进行了讨论。^①由此可见,传统的“西方中心”式的世界文学观念已开始得到初步的重构。在这一方面,中国学者将掌握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他们不仅就中国问题发声,而且开始在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议题上提出中国学者的定义和理论建构。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具有充分的文化自信。

^① 国际跨学科顶级学术刊物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Vol. 48, No. 1, 2024) 花了几乎一整期的篇幅(共9篇论文)专门讨论我的“世界诗学”建构。这在该刊自创刊以来的近50年历史上尚属首次。

3. 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任重而道远

不可否认,中国的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应与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相对封闭,与外界交流较少,中国的古代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语境中产生并得到长足发展的。在这一方面,作为一种原创性的文学研究,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应该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国外的中国学研究者应该通过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和对话来提升他们自身的学术水平。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国外的中国学研究者从自己的独特视角提出的新颖见解。值得一提的是,国外,尤其是西方的汉学家特别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和对话。他们甚至不惜代价翻译中国学者的优秀著述,或邀请他们前去讲学。同样,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界也十分重视国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不仅积极组织翻译介绍他们的著述,而且不时地邀请他们来中国出席学术会议并讲学。这方面的交流和对话完全可以用中文进行,不需要翻译中介。应该承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与国外中国学界的交流和对话是平等的,甚至中国学者的输出略高于引进。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或者更早一些,由于大规模的文化和文学翻译运动,国外,尤其是西方的主要文学理论思潮和作家作品通过翻译的媒介涌入中国,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至于中国的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则更是直接受到国外,尤其是西方学界的影响。西方的主要作家和理论家频繁出没于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学术话语中,启迪并影响着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以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而相比之下,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或世界文学研究者在国际学界发声的机会较少,出版著作的数量也不多。可以说,这方面的交流和对话是不平等的:西方的理论可以轻易地被用来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而中国的原创性古代文论却很少被用来阐释西方的文学现象。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

那么,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是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还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不管西方学者关注和讨论的内容?我认为这两种偏激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者,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研究应该从中国的视角出发,遵循世界文明互鉴的原则。我们既要做到“以西释中”,继续借助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并在这种阐释的过程中,从中国的立场和视角对西方的理论进行质疑、修正甚至重构;同时,也要尝试着“以中释西”,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尝试着运用中国本土的理论来阐释西方的文学现象。当然,我们一开始用中国的理论来阐释西方文学,很可能不会被西方甚至国际同行所接受,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通过跨文化翻译和阐释,西方甚至国际同行就会逐步理解我们的著述和话语,从而接受我们的研究和阐释方法。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比

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者确实任重而道远。在当前汉语尚未成为国际学界的通用语之前,用英语著述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措施和策略。

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者,我们更要立足中国本土,放眼全球,自觉地将中国文学视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语境中考察和评价中国文学。这样,我们就能够在研究中推进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令人欣喜的是,在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以及一些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已经有数量众多的中国各时代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此外,近 10 多年来,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下,不少中国文学研究著作被列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也被译成了多种语言,有些还由国际著名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中国的人文学术国际化方兴未艾,重绘世界文学版图的历史重任将落在我们中国学者的肩上。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确实任重而道远。基于前述由西方权威机构发布的客观数据,笔者对这一前景依然充满信心,并将在今后更加积极地为之努力。

参考文献

- 王宁,2022. 科学技术与人文学术的辩证关系——兼论远读与细读的对立与互补[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4(4):88-97.
- 王宁,2023. 世界文学研究应有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N]. 光明日报,08-30(13).
- 王宁,2024. 世界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M]//曹顺庆. 中外文化与文论:第 56 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3-26.
- 张隆溪,2024. 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M]//曹顺庆. 中外文化与文论:第 56 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12.
- CASANOVA P,1999. *Re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M]. Paris:Seuil,1999.
- [DAMROSCH D,2003.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M].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OKKEMA D W,1987. *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M]. Calcutta: Papyrus.
- FOKKEMA D W,2007. *World literature*[M]//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290-1291.
- MORETTI F,2000.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J]. *New Left Review*,1:54-68.
- SAUSSY H,2006.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C].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ANG N,2011a.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David Damrosch in conversation with Wang Ning*[J]. *ARIEL*,42(1):171-190.
- WANG N,2011b. “Weltliteratur”:from a utopian imagination to diversified forms of

world literatures[J]. *Neohelicon*, 38(2): 295-306.

WANG N, 2022. 7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M]//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method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94-108.

World Literature as a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WANG Ning

Abstract: In today's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world literature, scholars usually agree that world literature should involve the literature of major nations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they have to fac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world literature is the sum of the literature of all countries/nations in the world or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r influential excellent literary works in the world. Therefore, there must be certain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a work is world literature, which involves issu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canon formation. The discussion and even debate around this topic is not only about the content, scope, and boundaries of world literature, but also about what perspective should be used to define world literature.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by his international peer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world literature is to some extent a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addition, the intervention of contemporary high technology has also led to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in 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 compared to other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Therefore, studying world literature cannot merely rely on traditional methods, but should make breakthroughs. For Chinese scholars, participating in discussions on the issues of world literary is beneficial for Chinese literature to enter the ranks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occup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osition.

Keywords: world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Chinese perspective

作者简介: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及文学理论研究。